

创作谈

# “转型”之作，“鳄鱼盛宴”

□ 大众报业记者 师文静

“这是一部亦庄亦谐，也是非常严肃，令人心里有感触的戏。艺术家们如此生动准确地演绎了剧本，甚至有创造、有发展。”6月14日、15日，由作家莫言编剧、王可然执导的话剧《鳄鱼》在莫言家乡潍坊连演两场。莫言现场观剧，并感慨在戏中自己好几次流下热泪。



## 备受瞩目的“转型”

去年，莫言带有魔幻色彩的长篇小说《鳄鱼》出版，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他迄今艺术水准最高的剧作。更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是作品背后莫言创作身份的“转型”。

伴随着“转型”，莫言的“转型”引人注目。2019年，莫言曾与余华、苏童一起拜访莎士比亚故居，在莎翁塑像前，他立下誓言：“我要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换。”网上流传，对于莫言的创作雄心，余华和苏童一起发出“嘿嘿的冷笑”，莫言后来笑称，他们不是“嘿嘿的冷笑”是“无声的冷笑”。去年《鳄鱼》出版后，莫言在《我在岛屿读书》节目中“反击”两位作家：“我今年马上放出了一条鳄鱼，让你们看看，冷笑就咬你们一口！”

这条“鳄鱼”，今年5月被著名导演王可然搬上话剧舞台。莫言对该剧的改编很重视，参加了创作发布会、苏州首演，还写了文章，阐释剧作人物和观剧体验。看完5月3日的苏州首演，莫言称“心情非常激动”，演员们的演绎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而且这种演绎，最贴近《鳄鱼》原著的风格。

《鳄鱼》在家乡潍坊演出，莫言再度现身看戏，他感慨，自己第二次看戏，看得更加投入，好几次流下热泪，也有很多愉快的发自内心的笑声。

从小说转型戏剧写作，是莫言内心的深刻情结。而这种情结，来自他的出生地潍坊高密，来自熏陶了其整个青少年人生的茂腔等地方戏。

莫言在写作中，多次提到自己从小听着茂腔长大。莫言小时候恰逢茂腔辉煌，他甚至登台演出了插科打诨的丑角。茂腔以

“海茂子腔”“猫腔”等多种名称出现在他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小说中。为了深耕戏剧，他后来如饥似渴地借读了大量剧本，莎士比亚、萨特、迪伦马特、布莱希特都成为其在戏剧写作上的老师。莫言的多年文学之路，早就“文”“戏”合一，曾创作出《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锦衣》等剧作。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年后，拿出长篇小说《鳄鱼》的莫言，自称“要尽自己的余生成为一个戏剧家”。可见其追求创作转型的决心。

莫言转型伴随诸多“笑梗”，《鳄鱼》却是一部酝酿十多年，精心打磨的作品。

《鳄鱼》的故事围绕逃亡海外的腐败分子单无俦及其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十年后，单无俦不断建大鱼缸，纵容鳄鱼肆意猛长，鳄鱼冷眼旁观单无俦客厅里发生的一切，直至成为庞然大物，并开口说话——“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作品通过一条无限生长的鳄鱼，挖掘人性深处的秘密，深刻探讨“欲望”这一主题，批判性揭露人性黑暗，呈现深刻的警示作用。

《鳄鱼》有多重看点。首先是有各种复杂性人物，单无俦作恶多端又处处显示其“良心未泯”，刘秘书是自私圆滑、道德败坏的“寄生虫”，诗人牛布满嘴“纯洁、高尚”却是欺世盗名的“文痞”，吴巧玲和马秀花是上演“妻妾之争”的男性私欲牺牲品。单无俦和其身边“群魔乱舞”的人，尽显人性复杂和幽暗。作品有大量幽默又蕴含意味的台词，营造极具张力的人物心理冲突。作品中，献鳄鱼寿礼、别墅所有权之争、冥诞和祝寿同台，“鳄鱼加”狂欢、儿子之死、鳄鱼审判等强戏剧冲突情节牢牢吸引读者。而象征、隐喻着“欲望野心”的鳄鱼，对单无俦展开的“最后审判”，又再现莫言作品的荒诞色彩和魔幻风格。



莫言的话语里处处呈现对戏剧的满腔热情。他说写话剧，是“心中有大舞台，比小说还精彩”，因为“一部好的戏就是人生的一面镜子，让我们每一个观众都在镜子面前照见自我，超越自己的高墙，照见自己的纯洁，也照见自己跟剧中某些人物身上类似的一些弱点。这样一种欣赏，不仅仅是欣赏艺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观照。”

## 想象中的“鳄鱼盛宴”

舞台话剧《鳄鱼》全长200分钟，演出结束已是夜里11点多。故事临近结尾，演员们从观众入场口鱼贯而入，在观众席与舞台呼应展开一场震人心魄的“鳄鱼末世审判”，观众的情绪被彻底调动起来。剧终时，剧场掌声雷动，演员屡次谢幕，观众才依依不舍离开。

莫言是文学创作的高手，《鳄鱼》既是喜剧又是悲剧，既批判现实又魔幻荒诞，是丰满、多义性作品。如何将其剧本呈现在舞台上，这个过程引人好奇。

该剧导演王可然给出的回答是“没有改编，严格按照莫言老师的本来剧本来排演”。他称，面对莫言的剧本，挑战更大，非常严谨地对待这部作品。

作为执导，制作了《宝岛一村》《如梦之梦》《冬之旅》《雷雨》等几十部优秀戏剧作品的资深导演，王可然认为，好的戏剧剧本，可以提供各种想象空间，给导演、表演、灯光、舞美等整个舞台视觉系统的机会就越多，而“莫言的《鳄鱼》文本是那么好，对人性的描述极具丰富内涵，这带来戏剧创作巨大的可能性空间”。

他分析了《鳄鱼》剧本的好：“它不仅有着思想高度、人文高度，最重要的是，给戏剧的舞台行动构建带来属于中国的戏剧文本高度和丰富性。而且这个文本具有现代性，既有对于当下人性、体现社会规则的人格刻画和描述，还有文本与现代剧本在写作手法、技巧上的合拍性。”

《鳄鱼》剧本本身就给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感受和想象，而话剧《鳄鱼》则是立足文本的想象进行舞台构建，给观众带来又一重视听享受。该剧的演员团队会集赵文瑄、张凯丽、邓萃雯等一批“老戏骨”，创作阵容也集结了国内外的精兵强将，打造出前所未有的视听“鳄鱼盛宴”。

王可然称，同样是《鳄鱼》，舞台的“戏剧节奏”与剧本的“阅读节奏”不一样，话剧《鳄鱼》舞台节奏完全是以抓住观众的情绪为原则，满足观众的观赏需求。“这部戏到底是哪种戏剧风格和调性，我不去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流畅，将所有的技巧都藏在流畅的观赏后面。”至于最为吸睛的魔幻性，王可然认为，要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舒适地接受这种魔幻，达到在此刻有我，我又在魔幻中，而魔幻又是现实的、真实可信的效果。

话剧《鳄鱼》时长3个多小时，一气呵成，没有中场休息。王可然的解释是，这种探索是为了保持剧本《鳄鱼》内在的力量不被打断。“莫言老师的文本，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中间一直有一道很紧张的光”，这道光一直在流淌，怎么都不该把它打断，我尽量做到让这道光越来越抓住观众。”

这么长的话剧，从首演到各城市巡演一直在调整精进，观众评价越来越好。从现场可以看出，观众不但坐得住，而且随着剧情进展到结尾精彩处，观众身体前倾，专注于舞台所营造的氛围。王可然认为观众感受到了莫言文本中那道光的魔幻变化和深刻性。

又谈回戏剧文本，王可然感叹，莫言先生能够把自己的创作时间、精力，可以说是创造生命力，拿出来为中国戏剧写剧本，中国戏剧非常有幸。

## 一场“山东老乡”见面会

导演王可然为《鳄鱼》邀请了一个“五颜六色”的演员团队，会集了赵文瑄、张凯丽、邓萃雯、王菁华等影视“老戏骨”，还有歌唱家么红、相声演员白凯南等。非常巧合的是，这个剧组籍贯山东的主创人员占比奇高。

这部剧的谢幕也变成“山东老乡”见面会。饰演单无俦的中国台湾演员赵文瑄，祖籍山东莱阳。在谢幕中，赵文瑄还学潍坊话跟观众“套近乎”。饰演单无俦妻子吴巧玲的张凯丽，饰演唐太太的王菁华都出生于长春，但一位祖籍山东烟台，一位祖籍山东即墨。剧中饰演行为艺术家灯罩的歌唱家么红称，她虽是东北人，但么氏家族的族谱在山东聊城。饰演黄唐的李龙吟说自己祖籍在山东黄县（今龙口市）。戏中还有多位演员来自山东。有趣的是，所有演职人员在出生于济南的导演王可然的带领下完成这一作品。

七年未登话剧舞台的张凯丽，在王可然找到她时，毫不犹豫答应了。“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因为莫言先生写得就非常魔幻，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剧本可以这样写，可然导演可以这样导。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心血之作。”



《鳄鱼》剧照 摄影/王子

演员赵文瑄热情又健谈，这是他第一次挑战话剧角色。他赞叹导演有慧眼，居然找到他演单无俦，而《鳄鱼》是非常用心、有感而发的剧本，他愿意来“共襄盛举”，冒险接下角色。他认为，单无俦野心、欲望很大，且有很多手段满足自身欲望，欲望就像疯长的鳄鱼，无法控制，带来反噬。

外在形象文质彬彬、举止端庄的演员，适合演畏罪潜逃人员吗？赵文瑄称，罪行昭昭的人，不是非要猥琐，他可能外在仪表堂堂、气宇轩昂，是很有派头的人，至于人物其他的复杂性，就要去体会莫言老师写的台词，把台词的情绪、感觉给演出来。

谈起莫言的剧本，赵文瑄赞叹不已：“莫言老师的作品有很强的魔幻色彩，它像真的又像是幻觉、梦境，戏中很多台词那么直白、露骨、刻薄，但又直指人心。这部戏给观众一个整体的感觉是，虚实虚实、真真假假，又让你领悟人生，探讨如何去认识和驾驭各种欲望，带给人思考。”

王菁华饰演的唐太太戏份不多，但能很快抓住观众眼球。戏中，唐太太混在美国，出版了牛布的书《鳄鱼》，大赚了一笔。王菁华说：“这个角色挺折腾，很有自己的色彩，但很融入整个剧本的风格。”她称《鳄鱼》中的每个人都很有饱满，台词没有闲笔和废话，剧本让人惊艳。而时隔十多年回到话剧舞台，王菁华是为了一种情怀，“从戏剧学院出来的演员，肯定要演话剧，这才是自己的专业”。

莫言最后出场。他称，这部剧的主创中有诸多山东人或与山东有渊源的人，由此可见，山东不仅是文化之乡、艺术之乡，更是人才之乡。

## 文化视点 微短剧新规治理正当时

据北京日报，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正式实施。新规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平台主体责任，对微短剧实行“分类分层审核”。新规旨在过滤掉质量低下、价值观扭曲的微短剧，对提升行业水平和保护观众审美及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微短剧因其快速、直接的娱乐方式而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然而，其中一些内容低俗、制作粗糙的微短剧，不仅浪费了观众的时间和金钱，更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了社会的价值观念。这些微短剧往往以狗血剧情和肤浅的“爽点”吸引观众，忽视了作品应有的深度。新规实施将迫使微短剧行业进行自我净化和提升，鼓励微短剧创作者追求更高的艺术品质和思想深度，创作出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新规“备案审核”的要求在作品创作的源头设置了门槛，倒逼制作者们提升整体水平。其实微短剧虽然时长短，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承载丰富内容和深刻思考。例如，《逃出大英博物馆》以被盗文物为第一视角向观众解读了文物历史；《南辕北辙的我们》创新尝试现实主义题材+文旅的新形式，展示了微短剧在传递正能量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潜力。

## “夜校”开启 城市公共服务新业态

据红网，一种新的夜生活方式正在年轻人中流行——上夜校。与传统夜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夜校以其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如舞蹈声乐、即兴戏剧、美妆健身、非遗手作等，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夜校”的火热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变化，也映射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下沉与创新。

艺术夜校的兴起，是人们拒绝“宅文化”，主动追求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的体现，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积极探索、融入市民生活的成果。市民艺术夜校作为民办实事项目“社会大美育”课堂的重要举措，其成功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方向。

市民夜校以其独特的方式，让艺术和文化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满足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我们期待未来公共文化服务能带来更多创新，让夜校成为更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 音乐剧“国潮热” 须避免同质化

据《中国文化报》，近年来，我国音乐剧市场呈现异常火热的国潮趋势，充满中式浪漫的国风作品频频出圈，吸引年轻创作者纷纷将目光回潮。这些作品或将戏曲、曲艺、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剧相融合，或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折射大时代的变迁，或融合了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元素，或融入国风元素……一时间，涌现出大量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音乐剧作品，既增强了观众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也展现出中国音乐剧从业者的进取之心。然而，随着这一文化潮流的兴起，不少作品在主题、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趋于雷同，缺乏创新和个性。因此，避免音乐剧同质化，是目前艺术家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要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提升作品的艺术性。文艺作品无论表现的是哪个时代的特征，最终都要回归到对个体的书写上。近年来，一批聚焦反映时代生活、表达中国人情感和价值观念的国风音乐剧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这些作品或用平凡的视角记录时代生活，或用细腻的手书书写人间真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为人物创作的多元化、立体化提供了思路。

## “新中式”服饰魅力何在

据《光明日报》，“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从“中式夹袄搭配牛仔裤”到“小飞袖旗袍”，“新中式”火爆“出圈”。从T台到街头，从剧场到公园，“新中式”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美，更体现了年轻人对中式美学的认可和喜爱，展现了更坚定的文化自信。

“新中式”服装的流行，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舒适、实用和美观的需求，更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深度链接。通过将织绣、旗袍、中国结等传统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新中式服装让东方韵味在现代生活中得以展现。

“新中式”服装的火爆，也是中国纺织工业、商业模式、电商业态、产业链等日益成熟和完善的结果。以宋锦为例，通过运用现代技术，如纺织CAD软件和电脑程序的剑杆织机，传统宋锦的制作技艺得以传承和发扬，使得宋锦有机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助力“新中式热”。

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23年“新中式”服饰市场规模已达10亿元，近三年来相关产品商品交易总额增速超100%。以“新中式”服饰为代表的国风热潮，也带动了国风摄影、古城游览等诸多文旅活动火热，多种消费场景被创造性地串联起来，实现了服饰与应用场景的多元化、沉浸式交互。“新中式”服饰不仅作为文化符号为大众所接受，更为各地文旅市场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期待“新中式”等国潮催生更多新风尚，满足人们更多样的消费需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以更丰富的形式充实我们的生活。（□ 可新 淑晨 整理）

# 人类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吗

□ 逢春阶

毁灭。1980年我上初二，这本杂志应该是我参加工作后从旧书摊上买的。匆匆翻过一遍，就再也没看。而这次重新看100多年前的这部作品，觉得剧作家卡莱尔·恰佩克太了不起了，他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他卓越的艺术才华，穿透了时空，超越了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科幻剧本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审美、想象、创造性直觉弥足珍贵。艺术能为人类插上翅膀，不断突破人的思维边界。

6月16日，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了“致美院毕业生的一封信”，他有个观点，我比较赞成，他说：“我们有两个AI，一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另一个是Artistic Intelligence，艺术智能。我相信，人工智能越发达，人类就越需要艺术智能；数字虚拟技术及其幻觉工业越发展，身心交感的技术经验、从艺术经验而来的感性和感性就越发可贵。”他十分肯定地说，艺术家不要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AI替代——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失业的，能够被替代的就

不是真正的创造力。要“与AI一起进化”。进化的结果应该是与人工智能水乳交融的全新主体。这个全新的数码主体将在与“人工智能+艺术智能”这两个AI的缠斗、耦合中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能够驾驭算法甚至反超算法的“人+AI”的复合体。随着AGI（人工通用智能）的探索，这种复合主体将在超越自然人的尺度上学习和创造，在未来漫长岁月中激活人类所有的文明基因，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尺度的“通”与“变”、“智”与“识”。

人类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吗？不会，只会越来越多。庄子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只要人类继续存在，那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就我们具体个人来说，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问题，绝对不会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AI就是来帮人类解决问题的，当然AI也给人制造了很多问题。正确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得多。这是爱因斯坦的观点，意思是，人的优势就在于提问，有时候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方向和答案。这也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地方。

AI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人得到更多便利，把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它不具备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人的气息。超越AI的范围，靠什么呢？也许是艺术，艺术能保留人的气息，艺术真谛：独一无二。不确定、不完美、一个意外，还有微醺的醉态，渗透到骨子里的孤独，是AI达不到的，而人能。通过艺术，我们可以在这大千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用心去体验每一个无法复制的神奇瞬间，那是让人沉醉的瞬间。

活生生的人能遇到“意外”，也能表达出“意外”。就像一百多年前卡莱尔·恰佩克一样，他能从蛛丝马迹中预言一个“意外”——机器人时代来了。他是悲现的，但再悲现，也没有掩盖住人的光辉。他在剧本的结尾说：“我的眼睛已经见到了——见到了——爱情带来的惊喜，见到了生命永不熄灭（起立）！（张开双臂）永不熄灭！”

人类的问题就是一个一个“意外”。让我们与AI一起进化，在适应变化中变化，在不断学习中升级，带着一颗雄心心和足够的耐心，去用心捕捉、创造、超越吧！

## 小逢观星

偶然，我在书架上翻到了1980年第一期《世界文学》杂志，上面刊登了科学幻想剧本《万能机器人》。很自然地，我想到了今年全国高考作文题：“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们能解答的问题越来越多，请问人类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吗？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这个作文题不好回答，但都能有话说，应该是个不错的题目，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开放性、思辨性。

科学幻想剧本《万能机器人》发表于1920年，是捷克斯洛伐克小说家、剧作家卡莱尔·恰佩克创作的。这部1921年在布拉格民族剧院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剧本中有这样的台词，机器人说：“我们想跟人一样，我们想成为人。我们比人更能，我们什么都学会了……”科幻小说家对世界抱着悲观主义态度，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导致人类

